责任编辑：王勇 编辑：校红 版式：杜琼
2026年11月18日 星期三

一缕炊烟牵起故园，微光藏于寻常朝夕，馅饼盛着稚子温情。本版作品，皆从烟火小事落笔，把故土牵挂、人间温柔娓娓道来。原来，动人的从不是盛大风景，而是藏在炊烟、月色、一餐一饭里，直抵心底的温情与念想。 ——编者



故园炊烟寄乡愁

■贾海燕

老家房县九道乡塘坊垭，记忆里的乡村，从不是刻板的风景，而是鲜活滚烫的人间日常。天刚蒙蒙亮，晨雾轻轻笼罩着错落的农家小院，鸡鸣犬吠此起彼伏，叫醒了沉睡的村庄。家家户户的烟囱便次第冒出青烟，细细袅袅，顺着微风缓缓飘散，缠绕在树梢、田埂与老屋的檐角。柴火在土灶里噼啪燃烧，柴绊子、枯树枝的清香混着饭菜的香气漫溢开来，这独有的烟火气息，是乡村最动人的晨曲。

儿时的清晨，总在母亲忙碌的身影里醒来。老旧的土墙屋里阳光正好，透过木格窗洒下细碎的光斑。母亲系着蓝布围腰，在灶台前忙碌，铁锅烧热，倒入自家炼的猪油，滋滋的声响里，炒出最简单的家常滋味。一碗苞谷碴、一碟咸菜、几个刚蒸好的浆巴馍，便是最踏实的早餐。没有精致的摆盘，没有昂贵的食材，却藏着最治愈人心的烟火温柔。

白日的乡村，是热闹而松弛的。大人们扛着锄头、镰刀奔赴田间，耕耘土地、照料庄稼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用汗水浇灌岁岁年年的安稳。

我们一群孩童，是乡村最自由的身影。春日追着蝴蝶跑遍田埂，采摘嫩生生的野菜；夏日在河里摸鱼捉鳖，泡在清凉的河水里消解酷暑；秋日跟着大人下地秋收，捡拾掉落的麦穗、玉米，在晒谷场上追逐打闹；冬日落雪之后，堆雪人、打雪仗，踩着皑皑白雪，留下一串串深浅不一的脚印。简单的时光里，快乐纯粹又热烈。

最难忘的是乡村的黄昏，暮色四合，烟火渐浓。夕阳染红半边天际，晚霞温柔铺满山野。田间劳作的人们陆续归家，炊烟再次袅袅升起，家家户户响起锅碗瓢盆的碰撞声。饭菜的香气顺着晚风飘散在巷弄里，呼唤着贪玩的孩童归家。此时的村庄，褪去了白日的喧闹，多了几分静谧与温情。

晚饭过后，夜色缓缓降临。没有刺眼的灯火，只有点点星光和家家户户微弱的灯光。大人搬着小板凳坐在院里乘凉，孩子们在院坝里追逐嬉戏。晚风裹挟着泥土和草木的清香，偶尔传来几声犬吠、蛙鸣，平淡的夜晚，安稳又治愈。那时的日子很慢，时光悠长，人与人之间的情谊质朴纯粹，没有猜忌，没有疏离，一草一木，皆是温情。

长大后，为了生活奔赴繁华都市，看过万千风景，走过人山人海，却再也寻不到故乡的那份烟火暖意。老屋渐渐老旧，村子里慢慢冷清，曾经的热闹，少了孩童嬉闹，淡了人声鼎沸。外出的人越来越多，旧时光里的场景，慢慢变成了珍贵的回忆。我们总在奔波中追赶生活，在喧嚣里身心疲惫，才慢慢懂得，最珍贵的幸福从不是高楼大厦、锦衣玉食，而是乡村朴素的烟火，是家人相伴的安稳，是年少无忧的时光。

那些袅袅炊烟、田间清风、邻里笑语，早已刻进骨血，成为我们一生的底色。时光匆匆，岁月变迁，乡村的模样悄然改变，可藏在烟火里的旧往事，永远鲜活如初。那片乡土，那缕烟火，那些温柔的旧时光，是我们漂泊半生的归宿，是心底永远的港湾。

拾取日常微光

■宋武

日子像一条不停歇的河，我们便是河中赶路的鱼，总想着游向更远的岸，却忘了水面上偶尔落下的光斑，也是很好看的。

人这一生，多半是在路上赶着。清晨的站台，深夜的灯，鞋底沾过雨，肩头落过尘，连背影都比脚步更匆忙。可越是赶路，越该记得抬头看一眼沿途。山道旁野花安静地开着，巷口的炊烟绕过屋檐，风从树梢吹下来，把叶子翻出细碎的光。这些都不算什么，却会在某一天，悄悄替你把疲惫抚平。

日子过久了，难免平淡。一日三餐，四季衣裳，像重复的钟摆，一圈一圈，不声不响。若只用肚子去填饱，它不过是柴米油盐；若用心去感受，一碗热汤也能映出黄昏。青菜在盘间冒着雾气，粥面慢慢铺展，桌边有家人，窗外有月亮，寻常一刻便成了生活里最稳的依靠。

幸福未必是远方的掌声，更多时候，它是一颗安顿下来的心。简朴些，行囊便少了几分重量；淡然些，脚步便多了几分从容。清晨不再焦虑昨日，傍晚不必怨怼明天，只是安静地看一朵花开，尝一口饭甜，等一盏灯亮。

原来，幸福从不在别处。它藏在沿路的风景里，藏在三餐的热气中，也藏在一个人愿意俯身拾取美好的目光里。能把寻常日子过得有声有色，便是对自己最大的温柔。

女儿捎来热馅饼

■陈明亮

这个周五，女儿居然从学校食堂给我带回来两个馅饼。要说这事，还得从上上个星期说起。

那天是周六，我去学校接女儿回家。在校门口，我看见一个人从校门口走出来，他用三根手指顶起、托着两个油饼。这种油饼比市面上卖的馅饼略小，却厚实得多，黄灿灿、油嫩嫩的。馅饼表面还留着煎制时形成的密密麻麻的油泡痕迹，仿佛还冒着热气。只见那人把食指、中指、拇指分开向上，形成三个在同一水平面的支点，稳稳托着两个馅饼。他旁若无人，小心翼翼地托着，步子走得很稳，样子有点滑稽。

我一下子记住了这两个馅饼。

女儿走出校门，我就跟她说起这种饼子。我说：“你们学校食堂的这种馅饼，看着很好吃，你吃过没有？”我本意是问问她吃过没、味道怎么样，算是推荐给她尝尝。

她笑笑，说：“吃过，挺好吃！”

上周六，我又去接女儿。接到她，她开口第一句就是：“我刚去食堂了，没买到你说的那种饼子，下周再给你带。”

“我只是问你吃过没，是想推荐给你吃！不是自己想吃。”话虽这么说，心里还是有一丝隐隐的期待。

昨天是周五，我照常去接女儿放学。接到之后，她居然从身上掏出两个用塑料袋装着的馅饼，正是他们学校食堂的那种馅饼。

我一愣神的功夫，女儿把馅饼往我眼前递了递。她说：“还在热着，你赶紧尝尝。”

馅饼确实好吃，皮厚馅足，肉馅满满，外皮金黄却不焦，松软可口，厚墩墩的。我问了问价格，掂了掂分量，感觉很实惠。这孩子，真是太有心了。

我把这件小事记下来，配了一张馅饼照片，发到QQ空间、微信朋友圈和抖音，收获不少网友点赞。心里暗想，如果老师和家长叮嘱她学习上的事，她也这样记在心上、认真去做，那就更好了。

一网友留言：只要女儿能记住老爹爱吃的馅饼，就已足矣。想想，确实如此。

故檐月

■张延年

想给故乡写首诗
却写不出半行月光
檐角的风铃，晃了又晃
可还是炊烟袅袅的模样

谁还记得
燕影剪碎几重霜
桂花染透几分香
母亲的针线，缝暖几层凉

思念的风筝
在天幕上，荡了又荡
像流动的云
找不到回家的风向

雨巷的纸船，载走了童年
也载着未完成的诗行
是谁，用篱笆围住夕阳
在岁月的河弯，一次次守望

石阶旁斑驳的青苔
和我一样半世沧桑
亲人的问候，是游子归来时
一桌好菜和热气腾腾的鱼汤

村口的黄葛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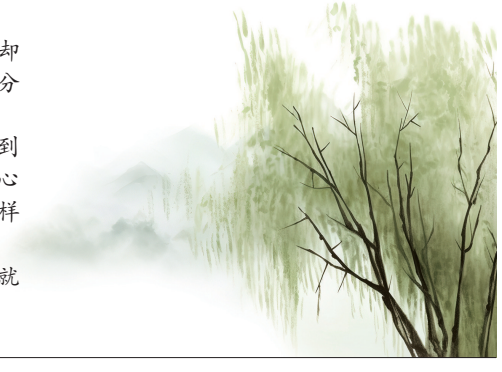
■聂厅

它撑开一把伞。挡雨，也挡烈日
奶奶说它已经活了几百岁
比她的太爷还老

胡须垂成拐杖，撑起日益躬下的腰
再把骨骼摆成长凳
老人坐下，抽旱烟，聊家常
荷锄而归的人，在此卸下疲乏

奶奶常带我去捡它宽大的叶子
暖阳下，她抱着我讲故事
倦了，就睡在她怀里
奶奶轻轻摇晃，黄葛树也轻轻摇晃

那年秋天，奶奶变成了一片叶子
从此我不愿靠近黄葛树
几十年，村口的黄葛树一直没有返青
几十年，黄葛树只在梦里茂盛



欢迎投稿 邮箱 sywbzw@163.com

发行中心：8658548 广告中心：8114000 邮政编码：442000 零售价：2元 年定价：278元 承印：十堰日报社印刷厂（地址：十堰市人民中路58号）